

# 协同理论视阈下“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

王永红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53)

**【摘要】**为深入贯彻素质教育理念,须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和全员的“三全育人”体系,使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得到全面发展,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于协同理论指导“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与运转,有利于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协调,实现空间协同、要素协同和关系协同,凝心聚力、九九归一,发挥各个环节的积极作用,突出工作效果。就协同理论视阈下“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方法、模式、路径等工作思路,进行分析和探讨研究。

**【关键词】**协同理论;“三全育人”;实施路径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king system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istic theory

Wang Yong-hong

(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iangsu Wuxi 214153,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thorough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quality education, we can build an all-round, whole process and all member system to promot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beauty and labor, and become a new generation with ideal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 application of synergy theory can make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system organically 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 including spatial synergy, factor synergy and relationship synergy, concentrate, form cohes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each link and highlight the work effect. This thesis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methods, modes and path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k system of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under the vision of synergistic theory.

**【Keywords】**Synergy theory; "Three complete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path

### 引言

新形势下,围绕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深化教育改革持续发力,一批优秀成果和经验脱颖而出,协同理论视阈下“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就是在尝试探索中的比较成功的案例之一,利用协同理论的观点,把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工作体系的各个部分、各个环节的积极因素,充分地协调联动,完善各个工作系统的内容,健全各个工作系统的标准,促进各个工作系统的科学运行和有力保障,实现效果显著的育人目标,打造有特色的育人构架。“三全育人”工作体系既是协同育人的模式,更和协同论原理观点相耦合,工作实践中注重二者融合的探究创新,有利于深化教育改革举措的顺利推进。

### 一、协同理论与“三全育人”工作体系之间的关系

#### (一) 协同理论及其本质观点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赫尔曼·哈肯在物理学研究中提出了协同理论的观点,指出组成物体系统内部的若干子系统间在相互协作中能够形成时间有序结构、空间有序结构及功能有序结构,确保系统内单个子系统不产生新结构和新功能。协同理论的观点构架由开放效应及伺服原理、自组织原理组成。其中,开放效应即开放条件下各子系统处于聚集过程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相互协作,以提升系统整体效应及有序性;伺服原理即系统内各子系统,一旦其他变量的行为受序参量支配或规定时,就能够决定系统全部结构及功能系统的快速演变;就自

组织原理而言,即没有外部信息流及物质流影响下,子系统的协同合作,从而自发形成一定的有序结构。

## (二) “三全育人”工作体系的构架内容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把“三全育人”教育,办成人民满意的教育,2018年9月,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就“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工作做出安排,并公示试点单位遴选结果,制定工作的总体目标,要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新时代教育的育人优势,通过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领构建内容比较完善、运行相对科学、标准比较健全、成效非常显著、保障特别有力的工作体系,打造全方位、全员及全过程的育人网络,提高人才的培养能力。将立德树人切实融入道德教育、智育教育、社会教育及文化知识教育不同环节,实现教育模式彻底根本性转变,协调联动课程育人、科研育人、文化育人、服务育人、组织育人等形成综合互补的长效机制。整合当下教育项目资源、载体资源,重构长远育人格局、标准和体系。

(三) 协同理论与“三全育人”工作体系之间的关系

“三全育人”工作体系与协同理论的本质观点及内涵“不谋而合”,有很高的契合性。“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在协同理论的指导下,运行更加高效,协同理论在“三全育人”体系建设的实践中得到创新发展,二者在内涵上互为表里、融合促进。

首先,开放性的特征是“三全育人”工作体系的本质要求。协同理论的有序效应的观点指出,系统要从无序状态转入有序过程,其前提条件要具备开放性。作为全面育人系统,“三全育人”工作体系,要对教育主体表现出开放性、教育空间表现出开放性以及教育过程表现开放性。比如,全员育人,其主体包括实施主体与目标主体的所有成员的参与,教育主体不仅有班主任、辅导员、专任教师、学校党政群团组织成员还有社会相关人员、家庭成员,教育系统模式开放性非常明显;目标教育主体的思想观念、信息、内容、方式的选择,也都开放无限制。信息化技术普及应用的条件下,育人的全过程时间、空间也更具开放性。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现实、虚拟的多维开放,融合家庭、学校、社会,实现了传统单一学校育人模式的突破。

其次,“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关键条件是序参量,

按照协同理论的伺服原理观点,在系统演变中序参量起决定作用,纵观“三全育人”体系,其序参量包括两个变量:其一是育人主体必须贯彻立德树人理念,将其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导向及目标;其二是学生成长特点及规律。必须囊括育人中的行政力量、教育资源力量、行动力量、价值理念力量及空间等要素力量的整合,一起完成。“三全育人”的序参量并非各个变量的随机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子系统变量良性竞争产生的叠合,在变量的掺混、调适中,其育人主体形成价值的共识,与学生成长规律产生有效协作,加速“三全育人”工作体系的创构。

## 二、协同理论视域下“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策略

(一) “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协同理论模型

信息技术条件下,学生人格的完善、素质的培养,仅凭家长的引导、教师课堂上的启发以及学校的教育管理已经远远不能完成“任务”,学生借助自媒体工具随时就能接受大量的影响心灵、思想的信息因素,对学生的世界观、理想信念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因而,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多方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因素协同治理,而这些资源有效整合的关键是先要对资源整合系统方案目标进行完善,制定资源要素整合标准、行动要素整合标准以及价值要素整合标准,确定对应的协作关系。以协同理论理念下“三全育人”工作体系的要素协同,打破相关主体间的层层壁垒,创造贡献资源和参与行动、共享价值的条件,促使教育主体要素呈现递进的层次,以观主体整合的深度,判断要素整合的效果;协同论视域下“三全育人”体系的协同,是个有机演化的过程,伴随教育主体的整合及其动态迭代的过程,能够有效看出协作的关系深度,以及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体系的构建和需要纳入相应空间的协同要素,使育人工作体系突破时空的限制。

因此,协同理论视域下,“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协同理论模型为“三维一体”协同育人架构模型,即:要素、关系以及空间各种关系要素的协同。“三全育人”工作体系理论模型中,按照空间坐标的结构,把横向坐标轴作为“三全育人”理论模型要素的协同,根据递进层次整合职权、资源、行动以及价值各要素;把“三全育人”理论模型的关系协同看作纵向坐标轴,以递进层次的要求,在

不同整合阶段,把外源性协作的依存关系,网络合作及伙伴关系,分别与要素协同形成工具性、网络式以及伙伴式的协同效能;把“三全育人”理论模型空间协同看作三维坐标轴,根据递进的层次要求依次把校园和社会的空间、网络和智能的生态空间,与“三全育人”主体要素在不同的整合过程,促成教育自主性的完善,包括系统教育和个性化教育,自我教育与终身教育。

从理论模型上看,“三全育人”工作体系是从低层次至高层次的不间断过程,通过关系协同和要素协同产生全员育人的协同效应,比如,当模型横向坐标轴取值为职权整合时,不同育人主体间就在行政命令下形成协同,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贡献”育人资源,完成各项任务,这个过程育人主体间的关系主要以外源性的依存为主,搞好形式协同;若横向坐标轴 $(0, +\infty)$ 为资源整合,各个育人主体就在其职权范围进行教育资源的互补和耦合,依次优化配置各个育人主体间的资源,这个运行合作过程,育人主体间的明显的依存特征就是协作性,工具性协同效果比较明显;若横向坐标轴 $(0, +\infty)$ 为行动整合,所有育人主体就按照协同的要求,统一规划共同的目标和共同意愿,建立育人的共同体信息和共享资源,这个协同过程,所有育人主体互相形成自我驱动力,共同打造互助协作的育人工作网络,此时,育人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就为网络式合作,产生网络式协同;若横向坐标轴 $(0, +\infty)$ 为价值整合,所有的育人主体相互形成共享的育人理念以及相同的价值观、共同意愿、价值追求的多位一体的育人目标,所有的育人主体全部保持自觉主动、稳定伙伴关系,协同理论之所以被称之为伙伴式的协同,是因为全员育人的过程,在形式协同与伙伴式协同转化中,彰显了各个育人主体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变无序为有序、变迟缓为迅速、变他组织为自组织的协同的合作。整个育人体系过程以及全方位协同效应过程,各个要素协同与空间协同都互为作用,达到相应的共同的目的。若“三全育人”理论模型的垂直坐标轴 $(0, +\infty)$ 为学校空间,则职权整合明显影响整体育人效应,这个整合过程,可借助的育人资源,依次为国家及教育行政职能部门、相关机构规定的方式以及规定的内容、育人过程,其育人效果就是依靠教育行政职能部门的具体评价;若“三全育人”理论模型的垂直坐标轴 $(0, +\infty)$ 为社会空间,育人空间就扩

大到社会的各个区域,比如家庭、公共场所等,不同空间场域育人资源及优势的整合,进一步完善契合学生需求,拓展学生选择育人资源广度,逐步增强学生对教育理念、内容高度认同度;若“三全育人”理论模型的垂直坐标轴 $(0, +\infty)$ 为网络空间,“三全育人”的空间,现实空间就与虚拟网络空间无缝连接,网络空间的学生,作为教育客体各自完成自我教育的主体转化,借助自主搜索信息、自我整合知识,形成新的观念,教育形式转向自我教育为主;若“三全育人”理论模型的垂直坐标轴 $(0, +\infty)$ 为智能生态空间,AI生态体系把育人体系升级为四维空间,突破学制的局限、创建理念、利益趋同的大教育共同体,借助“人工智能+”育人工作体系为学生提供精准优质教育资源。在实体层育人工作的观察、体验及分享过程,到信息层的资源共享,资源全部纳入AI“互联网+”平台,形成开放、有序,目标突出的育人工作体系和育人格局。

## (二) “三全育人”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实践

按照“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协同理论模型,在育人工作开展过程中,要素协同既影响关系协同,又与空间协同形成线性共变的关系。根据“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总要求,重点是全员育人的协同,难点是全过程协同和全方位的协同。因此,“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必须以要素协同为主线,做好全员育人机制的沟通协调,把育人工作体系的子系统的状态变量形成关键序参量,结合全方位的协同机制,在空间整合的推动下,育人工作系统形成自发的有序协同,能够按照时间维度的要求实现全过程的育人的目标。

一是创建目标系统,发挥引领作用。目标是“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有了目标,才能围绕目标,统筹资源,优化环境,谋划思路,健全措施,加强督导,协调推进;基于协同理论的“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标准就是立德树人,也是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应作为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牛鼻子,作为一切教育工作行动的总领,贯彻到工作体系的各个系统,把立德树人作为“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立足点与核心,着眼于当下,兼顾长远,既要考虑学生成长的需求、个性特征,又要维护整体的目标利益不受损害,把育人目标纳入学生素质培养的总目标中。同时,育人目标还要充分考虑供给侧的资源、需求侧的资源需要,树立“人本”育人思想,一切为学生着想,

为了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教学教育活动的目标设计必须有助于价值的传递、人格的健全完善以及理想的合理引导、处事行为的整体塑造。

二是有效整合资源要素。只有通过整合要素资源,才能强化育人体系合力,提升“三全育人”工作水平。因此,职权资源整合的过程中,顶层设计必须与扁平化管理充分结合,规划参与全员育人体系的要素。比如,学校要遵循教育工作规律、人才培养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各种育人资源融合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统筹“三全育人”体系的目标组织、权责划分组织、激励保障组织和环境营造组织,完善“三全育人”体系的体制机制;强化横向协同,建立扁平化机制,育人的服务层级最大限度地减少;有效推进育人体系系统的结构转变,搭建信息沟通平台,保障信息资源共享,切实促进总体规划与所有教育主体的目标,达成共识,以满足学生不断提高的人性化需求。

三是实现资源共享。协同理论视阈下“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建设的资源构成包括核心层资源、中层资源和外围性资源,其中核心资源就是实体教育的所有资源包括课程资源、教师资源、学校资源等;中层资源就是社会影响教育资源,包括家庭资源、管理部门资源、技术机构资源等;外围性资源就是教育的宏观调控资源,包括教育体制资源、制度资源、政策资源、法规资源等等。就“三全育人”体系资源整合而言,不同行业、岗位、学科、空间的各类育人资源,都有涉及,有明显的动态化、开放性特点,因此,优化共享育人资源的整合就是采取横向育人资源协作与纵向育人资源拓展的方法,实现资源共享。在横向育人资源协作中,以育人主体的行业优势、学科背景优势,千方百计,充分挖掘育人资源的厚重的潜在优势,不断地进行排列组合、归类、整理,把各类资源潜力整合到位;在纵向育人资源的拓宽拓展中,链接校园育人资源、家庭育人资源、社会育人资源和网络育人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及时更新,使实体育人资源与网络育人资源在广泛的深度共建中达到共享目标。

###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协同理论指导“三全育人”工作体系的建构,有利于达到教育主体、教育过程、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一方面,从理论模型上看,协同理论证明了“三全育人”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几乎可以无限制的在横向、纵向、深向三个维度拓

展,由此增加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相互协同”的接触面。另一方面,“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在应用过程中,时空关系、主客体关系、教学资源供需关系等并不一定都是对称的,换句话说,“三全育人”在局部运用过程中,需要强烈的自主协同内生动力,协同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自组织性,基于该理论优化的“三全育人”工作体系,在扩展协同空间、整合协同要素、提升协同执行力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谢静娴. 高校党建与“三全育人”协同运行机制建设探析[J]. 吉林教育, 2021(Z5):46-47.
- [2] 白云,冷文勇.“三全育人”视域下大学生“辅导员—导师”协同育人机制探析[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44):97-99.
- [3] 董秀娜,李洪波. 高校“三全育人”协同机制构建研究[J]. 思想教育研究, 2020(08):148-152.
- [4] 温新荣.“三全育人”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各类课程协同育人新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现实挑战及实现对策——“课程协同育人”系列论文之三[J]. 教育观察, 2019,8(31):19-21+36.

【基金项目】2019年度江苏省教育系统党的建设研究会一般立项课题《“党建引领、双区协同、三全育人”一体化育人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9JSYDJ02131),主持人:王永红;2020年度学校党建课题《“党建引领、双区协同、三全育人”一体化育人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SITDJ202007),主持人:王永红。

【作者简介】王永红(1977—),女,汉族,河北乐亭人,本科,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